



陪古

卷之二

桐城方中通陪翁著

才論

聖人之教天下也以學。而才人之教天下也以才。以學則可以兼才。以才則不可以兼學。聖人知夫學之可以兼才。率天下之人日趨于學。而其才之所及。莫非學之所及。故其才有益而無損。才人不知夫才之不可以兼學。率天下之人日趨于才。卒致才爲才人之才。而非聖人之才。故其才有損而無益。有益而無



損者。有學而有才也。有損而無益者。有才而無學也。當世之盛也。聖人高而才人卑。聖人本用天下之才。以爲才。而聖人不名之曰才。而曰學。此所以才人之才。不足以勝聖人之學矣。及世之衰也。才人出而聖人隱。盡天下之務。一任其才之所爲。從古以來。才人什百倍于聖人。故衰世多而盛世少。若是乎聖人之學。反不足以勝才人之才矣。此其故何也。重才人。輕學者耳。故重才輕學。則有亂而無治。而其亂天下也。亂之以事者。其禍近而易見。亂之以文者。其毒遠而

難明。今天下之才人。不能爲其事。一惟逞志于文。發之于偶然之興。載之于靡然之篇。行之于昧然之世。世之人向風而慕之。由一邑至于一都。由一都至于天下。相與摘華採藻。爭長壇壝。支詞詭辯。以誣世惑衆。出則自號爲文人。處更藉口于名節。法之所不能禁。勢之所不能阻。是非羞惡之不足以動其心。求今之人而非才人。無有也。求今之才人而不爲文。無有也。舉天下之才人而聚之。舉天下才人之文而聚之。論議塞乎天地。卷帙充乎棟梁。漢之七略。唐之四部。

宋之三館。均不足以敵之矣。然而不至乎人心之汨于文。理義之沒于文。無一息之或存。不止。嗚呼。恃其文者。必敗其行。豐其才者。必歉其德。才之有損而無益。至如此乎。夫才。非無益也。惟有才人之才。而無聖人之學。是以無益耳。卽如公權之七步而三。劉敞之一揮而九。國無其人。曷嘗不治。矧若太玄法言。驚人。以罔解。搜神述異。駭俗以無根。尤堪一唾乎。揚雄旣爲解嘲矣。崔駰復摹之爲達旨。蔡邕又摹駰而爲釋誨。數見矣。將如之何。卽三都兩京。何補于時。子虛大

人。何裨于世。且其所爲奇字稱謂。珍之重之。而云典云雅者。吾知其皆彼往古之俚語方言也。夫何奇之有。顧以俚語方言之字。而爲無裨無補之文。名之高如日月。重如山嶽者。則又何也。此無他。世旣不知有學者。而學者又不屑屑與才人較勝。于是學者日泯。才人日彰。天下之人。遂奉才人爲學者。才人亦竟居然學者自任矣。如此其莫辯也。求其不亂。安可得乎。孫武著十三篇。不能自用而取敗。韓非作說難。終不能自脫。况其下焉者乎。自非聖人之學。未有言行之

相顧者也。故夫文可見者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是盡人而能文也。行不可見者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是聖人而猶不居也。古之才人。其行甚于揚雄之仕莽。蔡邕之黨卓者。亦多矣。幸而不傳。後世無由知之耳。嗚呼。天下之惡夫聖人也久矣。惡夫聖人而無所依歸。將必怵然而自反。今也惡夫聖人。而復有才人豎旌幢以招之。營窟穴以畜之。天下之自負爲能文者。既已羣趨而羣附之矣。及其聲名有高下。利益有後先。而嫉媚生焉。毀謗興焉。乃知亂天下者才人

也。而亂才人者亦才人也。詎不可痛哉。是故今之世。無聖人者出焉。則亦已矣。有聖人者出焉。則必文之。關乎道學。贊乎王化。然後取而錄之于冊。其他浮詞綺語。插架盈箱者。盡刪而去之。使天下才人一歸于學。朝夕鑽研于詩書六藝之中。內而性命。外而經濟。專心一致。必期于本末之徹而後已。乃爲之分科。以拔其尤。卽一言一動。足以善世者。亦用其才。如是才人學者。合而爲一。天下亦有治而無亂矣。苟目才人爲學者。而才人之才。又可以涉獵乎諸學。天下後世

惟才人之教是從。不復知有聖人之教矣。其弊可勝道哉。吾故曰才人非學者。博學非實學也。

博論上

才人非學者。吾嘗論之矣。博學非實學。其說維何。夫多材多藝者。將謂之博學乎。多識于鳥獸艸木之名者。將謂之博學乎。是猶可也。必曰天地人物禮樂象數曆律音韻兵戰醫藥。靡不會通。如是之爲博學也。古今雖不乏其人。特非旦暮可得而遇也。今者舉凡天下之博聞強記者。盡歸之以博學之名。彼其襲餘緒于前人。攘名言于達者。肆然筆之于書。鏤之于板。以爲已有。如此而號于天下曰博學也。博學也。博學

陶古 卷二 五
冤乎哉。古人讀盡五車書。而後一經始通。今人動曰
淹貫經史。夫所爲淹貫者。寧止隨舉隨應。而誦之不
遺與。又寧濡筆爲文章。點綴其名目字面而已乎。古
人學有專門。積終身之研極。而後精一物。經數人之
思悟。而後明一理。今人動稱學貫天人。不知天之何
以爲天。人之何以爲人。而居之不疑。亦見其妄矣。且
如孔子一貫一語。當時曾子而外。門人未之或知。千
百世下。註疏者有人。命題合式者有人。豈註疏合式
之人。賢于當時門人乎。盡可與曾子比竝乎。况乎六

經之微言精義。諸史之異同疑信。豈淺薄浮蕩之輩。
所能涉獵侈口。而道者哉。實學旣寡。其儔。而世之能
辯者。亦鮮其侶。無怪乎人人而博學也。試執而詢以
交食之故。必應之曰。月掩日則日食。地掩日則月食。
覽泰西之書者。人人而知之也。夫人人而知交食之
故矣。人人而知測算交食之法乎。試執而詢以治閏
之故。必應之曰。氣盈朔虛。積餘成閏。凡十有九年而
閏月者七。讀曆家之書者。人人而知之也。夫人人而
知治閏之故矣。人人而知測算治閏之法乎。若夫地

附一 卷二 六
球胥豆之說。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朱子所謂兀然浮空不墜。以中學證西學。可以知地形之圓矣。曾知地以測天。天以測地。而度其渾天宣夜簡平諸儀之差別乎。時之有五運六氣也。習之者能言之。人之有三部八脈也。習之者能言之。症之有虛實陰陽也。醫之有望聞問切也。藥之有寒熱溫平也。習之者皆能言之。求其氣運之合乎脈。脈之合乎症。症之合乎醫。醫之合乎藥。十不一驗。然則人人而博學者。人人而非實學也。更何疑乎。吾甚訝夫記誦之不及者。亦相率

而矜該洽也。不明損益之何以上生下生。輒曰我知黃鐘大呂。可乎不可。不察勾股之何以用三用四。輒曰我知高深廣遠。可乎不可。象形指事之不解。而談六書。宮商喉齒之不辯。而談五音。甚者身不嫻夫跪拜。而談禮節制度。目不睹夫弓矢劍戟。而談孫吳司馬。何學之博而不實。一至是乎。記誦之不及。吾無以責之矣。善記善誦。而惟剽竊是務。此曷故哉。彼其人初非自計其若是。無如習之無其攻苦。思之不能深造。而其才足以援古今。通典籍。旁引曲證。華其辭。舒

其議。而又善于彌縫。曾無罅漏。以貽人刺譏。然後著書立說。以爲千秋大業。而世之目濡耳染者。方且服膺之不暇。安能徵其原原本本之無自哉。嗚呼。博而不實。才人之過也。才人一恃其才。而不降心于實學。反鄙之爲迂儒。謗之爲無文之過也。昌黎曰。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然古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嗚呼。今人沒齒窮年。日趨于學。而不知聖賢所宜學者何事。日負其博。而不知聖賢所爲博者何居。亦可慨矣。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博之不離乎約。是綸之必統于彌。小德之必歸于大德。萬物皆備于我。而後學始謂之博。不惟天地人物禮樂象數曆律音韻兵戰醫藥而已也。又豈區區才人之博學云爾乎。

博論下

才人既不務實學。而或以攷辯擅其博者。吾更有以折之矣。夫一事一物。從古而傳之。至于今茲。未有不見之于書籍者也。使書而可信。傳之不失其實也。則無庸辯矣。使此書若此。彼書若彼。傳之不得其實也。則愈無庸辯矣。何則。孰爲可信之書乎。孰爲可疑之書乎。以書辯書。古今聚訟不已。究無辯明之一日。卽或辯之明矣。其與身心性命天下國家何所損益乎。夫書之不可信也。禮記家語。且云出之漢人。諸子百

家率多喻言設論。吾觀項羽垓下一歌。適史遷筆興所到耳。左國所載。文過其實者強半。卽如蘇張之遊說。范蔡之共談。何當時一出諸口。卽成文章。而又誰爲記憶其字句。若此其纖悉不遺也。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先我而言之矣。試舉一二端。以觀攷辯之非。夫子作春秋。書春王正月。後人不知其故而辯之。謂改時改月者。則孔安國鄭康成是也。謂改月不改時者。則程伊川朱晦菴是也。謂不改時不改月者。則蔡九峯是也。謂以夏時冠周月者。則胡康侯是也。今

之論者。或曰以建子之月爲歲首則可。以十一月爲正月則不可。或曰以冬爲春則尤不可。或曰夫子行夏之時一語。所以教顏子也。非所以改魯史也。以尊周之夫子。而改周之正朔。可乎。是則不能起夫子而問之。古人與今人等耳。無夫子自解之書。可攷。有書與無書等耳。安能一辯而輒明乎。或引詩書周禮所載諸語。而合以建寅之月爲正月。以春時爲春。竝非改時改月。不信左氏而獨崇九峰之說。此可爲善于攷辯者矣。然孰知春秋書法。與春之爲時。正之爲月。

絕無關涉乎。彼建子建丑建寅。謂之三朔亦可。謂之三正亦可。吾夫子之所爲特書者。一王耳。非春與正月也。以爲春者。天時也。王者。天之子也。正月者。王之正月也。故書曰春王正月。以魯史而繫之以周王。在當日爲尊周。在萬世爲定法。不此之發明。而徒辯夫絕無關涉之春與正月。亦曷故哉。又如分野之說。原無定論。蓋本無可據也。雖封域分星。見之周禮。晉爲參星。商主大火。見之左傳。而漢書律曆志。分次未分野。天文地理志。分野未分次。晉志分野。不無異同。而

費直譙周京房張衡一行鄭樵輩之州郡躔次。又各是其說。夫古今州郡之大小不同。地名之遷改不同。十二次所躔二十八宿。各次各宿之分秒諸說。又不同。已不能定分野之數。又况雍州在西。而鶉首在南。楊州在南。而星紀在北。地與天相反乎。卽謂天動地靜。不必方向之同位。而第論夫星宿之所攝。古今推測。未嘗不驗。然不知測而驗者。十止一二。測而不驗者。十常八九也。是故二十八宿之不可以分野。不惟觜宿移入參宿度內。前後位次。已不侔于古。卽十二

次始終不易。凡此地上所載之萬國。又豈有萬天而各爲分野乎。萬國同此一地。卽同此一天。同此十二次。卽同此二十八宿。嘗測中土未占地球十分之一。何獨至于分野而占一天三百六十度乎。由此而談。則春王正月。止宐明其書王之義。分野災祥。止宐隨時測其各地之天頂。四向之照臨。其他無益之是非。皆可置而勿辯也。再若明堂之制。鄭玄輩言五室。蔡邕輩言九室。大戴禮更有十二堂之說。而不知明堂者。向明出治之堂也。苟能治矣。卽三室一室。何異于

五室九室十二堂乎。且不察夫一堂之內。四阿合乎中央。謂之五室可也。四正四隅合乎中央。謂之九室可也。更剖四隅。謂之十二堂可也。又何辯之不已乎。故凡制度儀節。皆因義起。今之好辯者。絕不準之乎理。揆之乎情。而惟是互相非毀。終無確識。猶曰攷之于書。如是之爲博學也。然乎否耶。孔子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何嘗不以明辯爲訓。特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而要歸于篤行。則學必實而後謂之博可知也。

送山足法兄送天界青原兩錄入嘉禾藏序

通嘗禮塔浮山。與山公追思藥地老人。實爲救世而生。爲之後者。救一世以及百千萬世。在乎傳其救世之言。老人生平著述。百有餘種。或闡三聖絕學。或窮三才物理。或攷辯古今之疑。會通象數之奧。卽偶成一詩一文。而因法救法。隨事教人之意。往往寓焉。通愧棗昏。弗克負荷。患澣餘生。流通乏力。每一念及。何能已憂。猶幸知交刊其一二行世。世故稍稍知之。通向侍青原。與方子乘六。旣編物理小識。復與襄公。先

後校讎浮山集授梓。老人顧謂曰。杖人求天下大傷心人。爲天地托孤。其言深于救世。不可不傳。余輯三彙稿。當令先行。越歲。天界全錄成。季弟因取浮山集。竟其工。二十年來。蒐羅散軼。伯季功實多。而資用不繼。仍賴友生也。獨是青原語錄。通曾拜受老人專命。故于五雲苦次。編而成之。刀斧恩深。無敢辭。亦無從避也。山公見而感歎。唏噓者久之。因相與謀。鋟諸板。已而曰。天界青原兩錄。安可不入嘉禾藏。通曰。固余志也。歲庚申。山公還自吳門。云當沂泗青原。運杖人

翁全錄。時通養疴南畝。甫匝月。忽偕襄公過訪。且云。從此赴嘉禾。兩錄入藏之志遂矣。通不勝歡忻鼓舞。以病不能從。爇香頂禮而送之曰。兩老人救世之言。自今傳乎。通故嘗服膺吾山公者。不以浮山爲拈椎豎拂之所。而以傳老人之事。是亟。浮山之志成也。視今日陞座。明日刻錄者何如乎。藏經之閣起也。視功德日募。創造無聞者何如乎。老人之塔建也。視殷殷于付法嗣席。而漠然于祖德師恩者何如乎。兩錄入藏之舉。爲老人結欵。爲通塞責。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附古 卷二
行起解滅。事事實地。而後可傳向上之宗。則浮山之
不負青原。猶之青原之不負天界。兒孫得力。室內不
知。兩老人寂光中。當何如拍掌耶。通故于其行也。祝
曰。事究竟堅固。

與梅定九書

方中通自粵之恩州。再拜致書定九先生足下。通心
思無畧刻去足下。而目不睹足下者。十年于茲矣。曩
辱書。今年始得見。向所爲序。無文。又不能盡萬一。何
獎借若是。嗟乎定九。與子交不爲不久。然自今逆數
之。至于初遇。晤金陵者四。每晤纔數日耳。積相遇之
期。曾未匝月。通已髮白齒豁日昏。老態百出。憶足下
長于通。狀貌奚若。聞且入燕。通尚滯粵。南北萬里。後
會何時。言念及此。爲之泣下。幸今通所著數度衍。得

梓于粵。特寄覽觀。以塞知己之望。并請大序。垂諸不朽。因略陳固陋。通五歲就傅。九歲入都。旋遭喪亂。困頓流離。變名姓爲他氏子。十四歲而後歸桐。重習鄉語。依先王父龍山。時先王父春秋已高。憂思先君嶺表成病。通少不更事。日趨于嬉。學廢業荒。固其宜也。逮先君以世外還。閉關白門之高座。通得侍側。始知誦讀。初學詩。見少年場中。工于貌者多浮靡。率于意者復鄙俚。性不甚洽。繼學古文辭。而或以倔強不可句讀爲古。以用奇字填往事爲古。又不洽。及覽名家

著述。有以無益之聚訟爲識者。有以無本之涉獵爲博者。甚且有以攘竊之能事爲才者。不禁掩卷太息。學者固如是乎。抑又有說。今人居古人之後。凡爲詩文。必曰法古人。法古人。不知夫宋法唐。唐法漢。魏。漢法三百篇。三百篇將何法乎。八家法史。漢。史。漢法左國。左國將何法乎。然旣已生千載下。事必師古。又何待言。顧昌黎曰。百物朝夕見者。皆不注視。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通竊意詩書六藝。皆自無而有。法亦自無而有。能文者。未有不能創法者也。效古而

不泥。化古而能通。異乎古而所以同。自若也。几。知夫必四足而立。圓之可也。長而橢之可也。何拘拘于方爲。是故衣有袞以舒肱。小大無定形。履有屨以納踵。闊狹無常制。苟耳目口鼻。無纖微不似其人。而其神氣遠甚。則不若不似之爲愈也。而况乎恃文而敗行。欺世而自矜乎。通然後乃知學以實爲貴。業必專而精。竊嘗歎曰。無關於身心性命。天下國家而託之空言者。非學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言與行之所以分也。言之而文采可觀。

可觀而未必可行。言之而條理井然。辯析無遺義。設令責其成效。未必與言侔。何則。未深入乎其中。未究乎其原委。未通乎其變化。不失之妄。必失之迂。斯誠古今通病。宋儒坐此致敗。深可悼也。此其人謂之善誦善讀。則有之矣。非所以云學也。程子曰。學莫貴于自得。謝上蔡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通椎魯無能。遭難失學。安敢廁于志林之末。顧通兄弟。承過庭之訓。各得其一二。通少好三式家言。先君因命之精象數。始從泰西穆先生游。學乘除曆算。略知梗概。後得周

附古 卷二
髀天學諸書。忘寒暑。廢寢食。屏人事。而習之者有年。既習其法。猶未窮其理。于是扃戶潛心。凝神而思之。或一二日而悟。或經旬而後得。家貧。不能購書。書不多見。徒好之不衰而已矣。時侍先君廬墓合山。先君教之曰。易以象數爲端幾。而至精至變至神在其中。通益不能已于數矣。久之。覺于格致有所會通。夫格物者。格此物之數也。致知者。致此知之理也。舍數無理。舍度無數。度。其聖人所握之符節乎。得乎度而萬物自備于我。體實用虛。立此達彼。譬如架方丈之屋。

而來無際之光明。又如鑿咫尺之井。而收不竭之原泉。物格無物。知致無知。本自如是。非人之所能爲也。且夫數學。才人之所不道。博物者之所不專。不道則易之。不專則莫詳其故。三式者。通幾也。數度者。質測也。舍通幾而言質測。尤爲世所不爭。既已合諸家學。易象。知皆周公之法。羲禹之蘊矣。如是而猶失之。將焉用學。乃謬爲數度衍二十六卷。既成。無過而問者。置笥中。忽忽三十年。昔遭先君難。獨通居舍。出身就繫。當此之時。父難無可避。左右無可委。宗族親戚。環

通而涕泣。無復生存之想。羈縻三年。幸而得脫。去歲家被火災。而數度衍適。攜之出遊。是書也。向得免于難。噫。身之不死。書之不死也。近得免于災。噫。書之不燬。身之不燬也。意者其天乎。難後。常流庸于四方。今老矣。患難疾病生死之餘。此書與此身之歲月。不可知矣。亟移其餬口之資。鋟諸木。以正之。有道君子。苟不及身而播之。終棄所學。無足比數。幸先君之命。罪孰大焉。嗟乎。定九子。寧不爲之動心哉。足下曆算之學。誠非通所及。足下前。何敢言數。或者鼓其學易之志。序而教之。以足下之書。猶不棄通。而屬爲序。通又安能舍足下哉。自茲以往。足下與通。雖沒世而不遇。而相遇以神者。固無窮也。中通再拜。時丁卯章月望日也。

環中堂文集跋

中通客粵六載。于其歸也。四弟中發梓環中堂文集。適成。捧而讀之。不禁淚落。歎曰。知我大父者其誰耶。語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修德者。其言可行之于國。可行之于家。濟世救敝。然後發爲文章。斷不苟爲浮靡無用之文。飾言者。其文足以眩耳目。足以移心志。然而繩之于情。準之于理。則無毫髮裨益。是故文不一其體。不一其法。不一其詞。要無出于理學經濟二大端。蓋有關於天下後世者。然後謂

之文也。孔孟之文。本合二端爲一。言理學。卽經濟。言經濟。卽理學。若夫左國史漢。波瀾抑揚頓折文采詞致可觀。多虛鮮實。亦所不避。昌黎雖自負聖學源流。覽其原道一篇。于性命之微頗有間。下逮歐蘇。皆言情言事之文。而非言理之文。至程朱。則又專言理。一期明暢易曉。不事雕刻。他如荀子列子楊子。言理學而非孔孟之理學。管子韓子。言經濟而非孔孟之經濟。獨老莊所談。可謂類萬物之情矣。顧志願不侔。難以立訓。若此者。非皆古之文人乎。而其殊異若是。此

所以孔孟而外。理學經濟不得不分而爲二。而文章與理學經濟。又分而爲二矣。世無好古者輩。迂儒固不可與語。才人自詡。不務實學。學不實。則識不生。識不生。則言不經。不惟不知孔孟之心傳。竝未得史漢八家之神髓。上者徒繪形貌。下者不過蹈襲字句。乃更創爲文人不必言理學。理學不得爲文人之說。嗟乎冤哉。吾不知其求遠于孔孟者何心也。先高祖明善先生。理學起家。故其文主理學。而以經術傳世。經濟卽在其中。大父貞述先生。繼曾大父文孝先生立

朝。故其文主經濟。而矢身許國。不辜父祖。理學卽在
其中。文特古勁。迥練。非凝神靜氣讀之。不易見。合左
國諸子而爲論。爲序。命意修辭。陳言務去。合陸宣歐
文忠而爲奏疏。爲條議。利弊井井。情形如畫。審時度
勢。纖悉不遺。惜乎輔佐之才。莫由以展。平定之略。未
獲專施。值喪亂而幽居。徒抑鬱以終老。嗟乎。當其在
職方也。忤璫觸禍。不畏削奪之罰。及其撫楚也。督師
異議掣肘。八捷之功。不能敵標將違制之一敗。迄今
捧誦遺文。未嘗不忿激痛恨于曩時也。居官居鄉。深

仁厚澤。不可殫述。而桐邑之賴以獲全也。禦寇禦變。
里巷父老。感今思昔。往往言念及之。王子永先。曾有
全桐紀事一書。載之甚悉。生平著作。闡修未播。全邊
略記。雖梓旋毀。先君子遭變出世。僅于欒廬重編。周
易時論。鬻田鋟板。復寄閩之潭陽。猶未大行于世。通
兄弟患難餘生。時力不逮。以故方內莫有知者。四弟
憂祖德之不垂于後也。慨然改宅爲明善公崇實會
館。于是捐資。次第刊先世遺書貯館中。旣梓大父環
中堂詩集。復梓環中堂文集十有二卷。通嘉弟志。拜

而謝之曰。何弟之自命。古人若是耶。富貴而遺其親者亦多矣。骨肉而較分寸者亦多矣。甚至協力而冒功者有人焉。昆季四人。誰其不宐任此。而獨藉弟乎。矧以一人之力。而公之四人之名乎。通雖被災。百物蕩盡。呼吸苟延。子孫之責具在。何弟之自命。古人若是耶。弟曰。父祖所遺。歸之父祖。與我何與。通曰。孰無父祖之遺乎。且有攘之竊之。而罔顧者。彼其心胸。獨非子若孫耶。嗚呼。若弟者。可以風世矣。通于諸孫中。最魯。離亂失學。不工于文。向四弟不遠數千里。書寄

恩州。屬爲是跋。通竊意我大父事蹟。諸弟跋詩已詳言之。通何敢贅。今又不敢默默。不揣荒謬。敬述先大父之文章。主乎經濟。而理學卽在其中。以待天下後世之知貞述先生者。不肖孫中通拜跋于南畝之隨寓

爲佟偉夫鐫章記

己巳之夏。余再至恩州。偉夫出所購壽山凍石示余。獅紐。象紐。角端紐。犴紐。一紐而或母子相抱。或兩獸爭踞。爪牙毛髮。玲瓏畢現。石色如蜜。如蠟。如貝。如璧。又如茶葉。如魚腦。布之几案間。燦爛耀室。精光射人。徐取而把玩之。其潤若脂。其透若珀。余曰。異哉。觀止矣。偉夫啞然一笑。意有所欲語而輒止。余曰。姑待。試爲品其色之濃淡。形之方圓闊狹大小。而錯綜布置。爲三匣以貯之。取檀之紫者。立方四寸許。命工鑿而

匣之。其蓋也。如其石之高而加空焉。其底也。視石形。石石而爲之池。池形旣不一。更視石長短而淺深之。納石池中。露出池上者。數倍于所納。凡一匣之內。周方餘地故等。銜而合之。不見其痕。是工也。粵之巧工也。余然後顧謂偉夫曰。余爲君鑄之。意奚若。偉夫欣然曰。固所欲語者也。于是度石之齊方者爲聯章。稍異者爲子母章。爲鑄名若字若號。諸橢圓長方不類者。盡爲閒章。諸章中。爲切玉。爲爛銅。爲急就。爲鐵線。爲垂珠。爲上方。爲玉筋。爲螭虎。爲亞字。務窮其變。而

其邊之濶者。或十倍于文。文之重者。又或十倍于邊。有文居中而虛其環者。有疎密故不均而適洽者。有筆勢如寫成起止者。有滿白而畱朱散處一二點者。至若字之多寡。文之陰陽。惟擇所宜用。無纖毫之強。故名章不拘拘于姓氏地里之有無分合。閒章陳言。取其寓意之深。志之所在。而又于章法配合有致。不惟瀟灑隨意苟然而已。余旣興到而爲之。或數日而成一章。或一日而成數章。不能自知其遲速也。逮將匝月。而所成之章三十有八。雖未得與秦漢竝驅天

壤而一石之微。一刀之末。印之如晶。章者有焉。如銅章者有焉。如磁如牙如玉。章者有焉。心胸快甚。此余生平豪事也。偉夫見之。興勃勃不能禁。亦自鐫十有五章。余四子正琇。適攜之來。恩亦爲鐫六章。余壻胡文江。久客恩者。亦爲鐫四章。凡吾四人所鐫。章合六十有三。一匣貯章十六而盈。一匣較是數而增一焉。一匣數并兩匣而減三焉。風日閒暇。時取而摩挲之。洵足樂也。偉夫乃曰。章法刀法。盡乎伎矣。顧安所得此。其說可得聞與。余應之曰。然。是有傳焉。說文本李

斯小篆也。小篆出而古文亾矣。故宗之間。取鐘鼎以通其變。顧一章之內。文不可雜。文旣定。或嚴整。或飛舞。或參差錯落。一期位置天然。此亦視乎字之點畫。存乎人之巧思。蓋章法必通六書。絕無杜撰增減篆文。乃爲貴耳。夫刀貴切而不貴行。切刀者。刀刀切之而成。此刀法中第一義也。方其入石也。千百刀而後成一畫。及其一畫旣成。不知其爲千百刀也。但見其蒼然遒勁。儼如往古不可一世之物。此蓋刀則千百。而其神則始終一筆。無須臾緩也。至撞刀。畱刀。反刀。

敲刀。對刀。衝刀。點刀。埋刀。及去地之界刀。不可枚舉。無不于切刀中運用之。此可以意會。又不可以言喻矣。余少時習篆籀。好摹印。未免支離割裂。以求新創。先叔孝節先生始教以章法。云支離割裂。所以破庸俗之板腐也。既過此關。當歸大雅。不可化板腐而爲神奇乎。迨後先君文忠先生復教以刀法。而印章一道。庶幾乎陽冰之四法矣。大抵愛雅惡俗。趨古避時。習而至于久。久而至于忘。自得乎語言文字之外也。

錦纏玉跋

三百篇皆可歌者也。不獨樂府也。唐人詩句皆可歌者也。不獨詩餘也。至詞曲發響。而樂府詩餘遂絕響矣。矧唐人詩句及三百篇乎。究自三代以降。訖于宋元。皆詞曲也。不過代易其體耳。惟是體易而名殊。名殊而節奏亦變。古法不傳。而後之好異者。每多穿鑿。拘執者。復不融通。求其克諧。安可得乎。卽以詞曲論。務頭。其機軸也。人皆未明其故。楊升庵以爲部頭。嘯餘譜又謂成對處。施語其上。妄爲擬議。貽誤後人。亦

曷故歟。先君文忠公嘗云。牡丹亭差見才情。而不合務頭關戾。西樓極遵嘯餘譜。而不知嘯餘之宮譜。皆臆說也。以故度曲之高下疾徐。各有授受。不惟北曲迥然懸絕。卽南曲亦多互異。顧所謂換壓轉點。佩之管絃。初無甲乙耳。此蓋不知正宮梅花之七調爲直。黃鐘中呂之十三調爲橫。旋相爲宮。中聲時在。調叶而音未有不叶者。出之自然。毫無矯強。樵夫牧豎之歌。可與古樂竝奏。是故聲音之道。有定而無定。無定而有定也。不此是求。乃譜者譜而作者作。傳者傳而

歌者歌。及評其故。茫然莫解而已。何樂之可云哉。且夫詩當大雅而反尖巧。詞曲當尖巧而更庸滯。王寶父而外。元人可喜之句。覺少。徐文長四聲猿。雖務頭稍違。而撒潑快利。令人擊節。今之詞家。沿習已久。而又乖于曲名之多犯。亂于梨園之教師。填詞至今日。愈盛而愈衰。固其宜也。昔者先君主青原時。一日通與方乘六隨侍出祖關。入傳心堂深室。乘六請示詞曲。先君爲歌錦纏玉一曲。命通以簫度之。歌畢。乃教之曰。律呂本乎數度。能達斯旨。樂府詩餘。皆可自我

附古 卷二
作古而不背古。惟詞曲可以逞才。余有錦纏玉傳奇。亂中所作。亂中旋亾。惜夫。今無矣。逮先君棄世後。忽于兄倩孫大蘇案頭。見此本。爲才子。爲佳人。爲英雄。爲高士。爲風流蘊藉。爲忼慨悲歌。借此不由人之筆墨。以寫不世出之胸懷。務頭犯曲。靡不合宜。穿插安排。人情是近。卽冷處亦生趣。用陳語亦爭新。讀之。知出先君手也。鈔錄藏之。通聞朱文公家禮。稿成遺失。莫知所在。文公沒後始出。是書之傳。固有其時。非偶然也。通抑有說焉。中原韻之閉口。止侵尋監咸廉纖。

九宮譜之合調。止仙呂入雙調。此不可解者。夫一韻中自備五音。原未嘗以五音分五韻也。何獨侵尋三韻之外。盡皆有開無閉乎。卽有音無字。亦宜存位。况非盡無字者乎。夫十三調之中。有二調可合者。更有三調可合者。蓋分五音爲十三。是一音中本有二三調也。音旣同矣。調何不可合乎。况羽徵角商。皆有宮音乎。卽沈西來增商黃調。謂商調合黃鐘。亦未盡調之變也。且三百篇。有詩而後有韻。有韻而後有調。彼細民賤隸。天然合拍。豈必待講明何調何韻而始作

哉。事不師古，泥古不化。其弊一也。請以質之學者，不肖男中，通拜跋于南畝之隨寓。

篆隸辨從自序

先君文忠公通雅於六書之學，已見端倪。嘗命通輯篆韻，或薛用敏、孫克弘、程氏本刪之。本說文而載魏子才、王應龍、吳慎之、朱鬱儀、趙撝謙、趙凡夫諸說於下。凡一字重文及同與通彙而并之。如古作某今作某省作某及同某通某之類皆歸一處音義之不侔，古通而今有可通

不可通者，詳攷而折衷之。斯為完書。否則以六書分之，否則以五音分之。淆譌紕繆，穿鑿臆說，皆可辯正。一歸於經史。張芑山先生聞之，喜曰：吾可以成字彙。

辯矣。時先君天界圓具後。閉關建初寺之竹軒。芑山先生居止數武。朝夕叩關。商略可否。日輯七字為度。殆二十年而書成。易名正字通。舉而贈之廖昆湖。固先生隱居不名之志歟。字學之鵠的。博古之津筏。實無踰此。特與先君盤桓。僅再易寒暑。通又不時侍先生側。卷帙浩繁。融貫匪易。舛錯疎忽。在所不免。如此云某本字某俗字彼非失載即又云某本字某俗字此云同某通某無音釋彼又云同某通某無音釋之類夫篆或因金石渝朽磨滅。若似乎點畫增減斷續。應別為數文者。相沿莫解。已可噴飯。今既變楷。為天下

同文。乃欲依增減斷續之篆形而添造楷文。且曰吾有所本也。不杜撰而杜撰矣。奚其可。說文已多加旁屢配之字矣。又有漏者。古人所用。大半轉假。古文奇字。或是複篆。不則假借音形。後人不識耳。古音本四聲通轉。竝非叶韻。今四方各存古一二音可見。後人貴分別。古人未曾讀過者。自不敢用。即古有是音。亦必支解曲訓。全無會通。不知文有定而義無定。義有定而音無定也。通故謂正篆而外。凡相傳別篆。雖云見之金石。必察其理之可信者。然後存之。至楷書之

文有宜遵古。不宜循俗者。有古今皆可用者。有當就

今。不必反古者。蓋楷本於篆。而篆起於單字。及加邊

旁者。皆有所從。辨明其所從。然後一趨於雅而復不

乖於俗。如立不必作太門不必作門長不必作長一

用其常而復不紊其變。如皇可省作皇則邊亦可省

作白乎諸如此類酌古準今而行之。斯可已矣。是編

成於五雲苦次。案無多書。未免挂漏。姑存此願學之

意耳。通向有今韻一書。被災燬。今將復有篆韻通

本之輯。曰本者。見之一韻者也。曰通者。見之數韻者

也。而通必於主韻詳之。他處則曰附見。故每韻字必

全載。先本韻。次通韻。再次附見。蓋此之附見。即彼之

通韻也。先君之命。既不敢違。而與是編亦互相發明

焉。惟博雅君子不鄙而教之。

焉。惟博雅君子不鄙而教之。

堪輿說

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司馬氏程子皆謂卜地之美惡也。何謂美惡。曰。除三害。遠五患。則美。否則惡也。三害者何。曰。水。蟻。石。五患者何。曰。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如是而已。自堪輿禍福之說興。而宅兆之卜。遂亂。專務受蔭而後葬親。始以龍穴沙水之有形者爲言。有形者不可假飾。復以天星五行之無形者立論。無形者莫能究詰。舉世惑于福澤之有無小大。求之既

艱。終身不葬其親者有之矣。甚者再變其說。土可不拘。石可培土。造水穴。天穴之名。使人投親于水于石而不顧。嗟乎。視不葬之罪。又加等矣。夫石則生水。水則生蟻。安有置親于三害之中。而能獲其利益者乎。世皆無識。亦無足責。吾甚訝夫郭璞。不能自驗之于身。而天下後世尊從其說也。先高祖明善先生。精于風水。改葬父母祖父母四墓。蔭及子孫。言無不驗。爲之後裔者。敢背家學而闢堪輿之說乎。蓋非也。通所闢者。郭璞之風水也。闢郭璞之謬。而後明善先生之

道始彰。夫地之有理。猶人身之有脈。地之穴。猶身之穴也。穴藏于地中而不見。故于風水察之。程子曰。風順水厚。朱子曰。山水環聚。草木暢茂。昔賢何嘗不談。特非郭璞所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之說也。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使善者葬其親于惡地。不善者葬其親于美地。能反其殃慶否耶。果能反之。則郭璞之說是。而孔子之說非矣。如其不反。則孔子之說是。而郭璞之說非也。且今野師俗巫。益肆其長幼強弱之誑惑。以誘彼昆弟伯仲之

附古 卷二
私賂。至爭鬪而俱傷。更瞞他人已葬之地。至于燔其
齒骼。鑿孔而盜葬之穴中。其罪不愈甚乎。凡此莫非
郭璞之流弊也。是此一璞也。令天下後世之不葬其
親。令天下後世之葬親于水于石。令天下後世因葬
親而失天倫之和睦。令天下後世因葬親而爲盜。遂
致自燬其親之骸。不過功名富貴之一念。不孝不友。
不仁不義。至于如此其極。縱獲王侯之穴。冥冥中能
無奪之者乎。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斯
語信然矣。夫地之理在乎穴。而穴之理在乎氣。蓋地

能通之于天者。此氣也。人能通之于地。而卽通之于
天者。亦此氣也。易曰。藏往知來。非此三才之氣引伸
觸類乎。特是其人則通。非其人則不通耳。故父祖之
骸安。子孫之善積。一氣流通。未有不咸慶而成殃者。
此固可以前知。是故舜與象。惠與蹠。其先世之墳塋。
未嘗不同。而貴賤迥異。賢不肖之分。能通天地之氣
者。天地始祐之也。卜之于地。而仍卜之于心。務以安
厝爲本。厝之不安。尚得爲卜其宅兆乎。此吾明善先
生之風水。卽程朱之風水。而非郭璞之風水也。今試

以風水言之。璞亦多所未及。伏流通塞。遷變靡常。地施吐納。泉下吹呼。故有先燥而後溼者。甚有顛倒其棺者。蓋此風與水。輪之地上者易見。貫乎地中者難明。審夫山川之聚散。觀夫向背之情形。猶如人身。先明其經絡之盤旋。而後徵其穴道之所在。人有同身寸。可以測度。地亦有高下近遠。可以比擬。卽外知內。卽顯知微。是非深于易者。莫之能辯。先君嘗云。明善先生以易俯察。殆謂此歟。苟得其理。無風水之損。而有風水之益。三害自除。加以五患之遠。人子所宐必誠必信者。無踰于此也。而忍聽世俗之堪輿乎哉。

陰陽禁忌說

堪輿家。每云內向乘氣。外向成形。是使父祖不得端坐受拜也。又云結石築墪。爲壓龍脈。爲阻地氣。是使墳墓反求其不堅不固也。之二說。其害猶輕。姑置勿論。至爲五行干支刑衝尅害之說。令至親血胤避之。而不前。喪葬一委之于師巫。作作。是使父子爲仇讎。路人爲骨肉矣。天下有是理乎。有是情乎。古者天子九月而葬。大夫五月而葬。士三月而葬。明乎其不選擇也。顧寅仲曰。堯命羲和迎日推策。以定曆法。所以

察璣衡。齊七政。定四時。授民事。初不以人之禍福吉凶所繫也。故夫陰陽禁忌。儒者不齒。昔吳雄營人所不封土葬母。不問時日。醫巫言當滅族。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趙興亦不恤諱忌。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由此觀之。士君子亦宜知所從事矣。且夫陰陽之書。殃煞妨礙。名目實多。無歲月日時不犯禁忌。乃復創爲化解之法。抑知夫可化可解者。卽不必禁忌。宜禁忌者。終不能化解乎。况乎五行原非一說。選擇更非一傳。取

之乎斗首。則與奇門不符。取之乎奇門。又與諸家不洽。是自相矛盾者。陰陽之書也。吾觀河洛陰陽五行之理具在。顧與世俗所談。不啻霄壤。故三式之通幾。類夫鏡聽。著龜之決斷。本乎幾先。至誠之前知。何藉于卜。而卜亦神道設教之微權也。聖人之教不從。而從堪輿之邪說者。何心。

薄殮薄葬辯

魏凝叔曰。宐薄殮。宐厚葬。殮薄則內無物可欲。葬厚則外無隙可乘。陪翁曰。不然。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宐可以薄殮爲訓乎。記曰。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家可千金。斯千金爲厚。家可百金。斯百金爲厚。家可十金。斯十金亦厚矣。非可千而百。可百而十之謂也。嘗覽劉子政諫起昌陵疏。專以薄葬爲名。竊慨其立言之不善。今者凝叔之旨未暢。而其名亦不善。是宐可以不辯。夫殮之不可不厚者。厚于附身之大小。

斂。期其可久而不渝。向見人之改葬者。文彩不若純素。纈絮不若繭綿。故宜多著繭綿。又必預擇杉之堅結者爲棺。最上川杉。閩杉次之。豫章杉又次之。然終勝于他木。凡金玉玩好服飾。悉屏之不用。相殉無裨于化者。徒爲誨盜之具。此凝叔無物可欲之謂。特不可以薄殮名也。至若葬之不可不厚者。厚于附棺之築土成墳。每見炭墪不若灰墪。獨用石灰。不若三合之土。夫土之紅黃者必膠。去其沙石草根。碎而篩之。合以灰。合以糯漿。合以楊條藤汁。量之令稱。和之令均。杵。寧細毋巨。築。寧緩毋急。工愈精愈固。愈多愈堅。如是者層壘而起。自無異鐵石矣。其他儀具繁文。無益之虛耗。皆可從省。此子政諫起昌陵之意。特不可以薄葬名也。附身之殮厚。附棺之葬厚。水蟻不能入。復無崩壞侵伐之虞。人子之心始無愧悔。奈之何以薄爲訓哉。

代候李元仲先生書

某再拜。奉書元仲先生足下。先生抱不世出之才。生不可爲之世。居不與人之鄉。謂非時異勢殊使然乎。夫抱不世出之才。天下無遠近皆知之。不必自見其才。人藉其才以濟。無異乎自見其才。生不可爲之世。身不入世。能使世受其澤。居不與人之鄉。有非素所知識之人。慕其懷才抱德之賢。高世絕俗之行。不等于庸衆。爲一見以悅其心。而遂悅舉世之心。則向之困于時。乃今不爲時困矣。是非變通之道。權而不失。

爲經者乎。先生固今日之靈光也。某聞之。郭林宗至汝南。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陳仲舉。設榻以待。南州高士。青州周璆。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守青州。能致之。古今不甚相遠也。某至閩之日。聞之友人。之口。寧陽有元仲先生其人者。嘗恐無由以見。及徙罪斯土。謂可以登先生之庭矣。復因補員反覆不果。近始定于一。私竊自喜。謂先生之庭。終可登矣。旋奉採辦軍需。日無寧晷。嗟嗟。簿書鞅掌。安有風日之暇。遂其臨訪之願耶。然而先生之庭。無某之跡。而有某

之心。知先生不過督責。惟某惶悚。冀旦暮遇先生。終不可得。徒于百里之內。奉數行之書。不知者將謂某之慢賢已極。而某之知先生。固知先生之能知某之非慢也。寧陽遭亂以來。人心驕而肆。土豪暴而橫。不曉天下之大義。不識時務。昧昧然跳梁于窮鄉僻壤之間。惟務抗糧拒捕。甚至剽掠施刑。大似傀儡。爲地方害。某訪獲竊盜數人。旣已法治之。復以示勸之。因而疊出招撫之示。郊野曉諭。先生遊目之餘。諒識某之心矣。實虞德薄。不足以動感一方。不能遠效龔遂

張綱所爲。卽危利用之德化。鄒仲發之懷柔。慕之如恐不及。所恃有先生者。幸不以某爲不可教而教之。先生固擇人而施言。如某者。似不宐爲先生所擇。然先生抱不世出之才。何不可因才使才。生不可爲之世。何不可因世救世。居不與人之鄉。何不可因人教人。如是而知山川靈秀鍾于先生者。固不可測。而未嘗不可以少展也。四海蒼生仰賴于先生者。非特一國一邑。而未嘗不始于一國一邑也。治寧之事。繼此就教。不可以已。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幸惟先生破時異勢殊之見。不以某爲不可教而教之。某幸甚。寧陽幸甚。

代重建恩平縣儒學碑記

天下郡邑學宮之設。非以壯觀瞻。非以標創建。所以教天下之學爲聖人也。三教旨趣。殊塗同歸。獨二氏流弊。繼楊墨而爲吾儒病。然而天下讀孔孟之書者。履二氏之庭。踵事增華。惟恐其力之不出于己。及過夫子宮墻。目擊頽廢。終不一動其心。此曷故歟。蓋未極研其精義。溺于因果。愚于參悟。固嘗藉口經濟文章。托跡聖人之門。慮無以彌縫生平。惟陽博好善之名。而陰事解免。嗚呼。惑之甚矣。故夫今之世。求學聖

人于二氏之教者或易。求學聖人于吾儒之教者反難。悲夫。信可慨矣。恩平佟令。余中表撫軍佟公之三子。余姪行也。英年筮仕。能以其所得于父兄者見諸行事。更能設施于恩平。固有足多者。余聞恩平卽恩州。從古遷謫安置之所。歷爲盜藪賊巢。明季以來。盤踞蹂躪。桀黠爭併。沿數十年。城固舊堡。地無多。其中學宮官舍民居。爲之焚燬一空。瓦礫荆榛塞郊市。四境百里不聞雞犬聲。人沒鬼出。荒涼慘怛不堪述。官是土者。悉棲凹頭。苟寄一身而已。迨康熙十有五年。

始遷入城。官署猶僅茆屋數椽。至庭除草深一丈。他可知也。佟令蒞任于癸亥之冬。報其父兄書曰。人視爲苦壤。我視爲樂疆。居之恬然。此人情所難。歲聿云暮。逋糧強半。遂出其北來餘橐。代輸以緩民困。此尤人情所難。革陋規。省徭役。蠲夙負。蓋其易易也。越歲。上念濱海遷徙窮黎。特遣大臣巡界。還其土地。佟令復假貸于戚友。捐備支應。毫毛不以累民。人夫數千。軫恤周至。諸大臣交口讚歎不休。以故過宿邑境。而民間若不知者。繇是除賊釐奸。招徠勸墾。均役安里。

課士興文。甫再碁而恩邑爲之一變。而其倡率寮屬紳士重建學宮。實爲不朽之盛舉。余適撫西粵。與其地近。聞其事切。深爲之喜。今者余將之滇黔。于其行也。俟令以書屬余爲記。余忝媼戚。又當遠離。道其實。亦所以勵其志。故遂許之。夫學宮之建也。固期于人之學聖人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是聖人者。固可學者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無一不至誠者。是爲聖人也。仁義禮智信。無一不能知能行者。是爲聖人也。執途之人而語以倫常。有不知者乎。一事中節。卽一事之聖人。一念毋欺。卽一念之聖人。人苦不學耳。加之性汨于顛沛流離。習成于鄙陋暴棄。甚至扞格而莫之禁。陷溺而不反者。何限。顧風行草偃。申命行事。浸淫乎夜氣。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俟令之所以建學宮。爲今日恩人引觸之通幾。朔望之次。又復聚父老子弟于此。宣講聖訓。恩人從是而化。謂徒富貴功名之出乎此者。猶淺乎其視此學宮也。余日望之。俟令勉之。

陪古

卷之三

陪翁訓子語

桐城方中通陪翁著

文忠公曰。不恥惡衣食。不怠在溝壑。此吾生平之操履也。生于憂患。困勉之幸。凡一切怫鬱處。何一非我之鉗錘乎。士值亂世。舊家都爲窶人。若不痛自懲艾。砥礪學問。依然怙冒驕縱。怠惰燕僻。無所以自立自達。見重于人。徒生感憤。豈有一步可行之理。我遭亂失學。雖不敢暴棄。然以尼山爲之父。而弗克負荷其

業。慚惡奚有止極。故望汝等爲子思耳。賢愚固霄壤。而願學之志。何可不立。盡除紈袴之習。以貧士安分。以學問爲資糧。一藝遊世。自有玉潤川輝。光其父祖之日。勉之勉之。

文忠公因遭世變。捨身不二。異類中行。傳此絕學。嘗云。向上猶天子也。綱宗猶政府也。向下百官百姓也。萬事以綱宗爲上。而向上於穆。又以綱宗爲下。豈非綱宗爲此中之秩序約本乎。文忠公以易證三才萬物之則。爲此中之符。一多相貫。世人出世人。皆莫之

石仲

或知。此固子孫之責也。吾故謂浮山先生。直接孟子。海內理學。或有知己。而吾鄉惟王實中。左藏一。兩先生知之深耳。汝輩未能透易。卽此四書。旣讀旣講。而于聖人之精微。亦未穿徹。必須極研深造。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庶乎先人之學。可以傳之于世。

吾家當此時。貧賤患難。分也。富貴安享。非分也。人情好逸而惡勞。思樂而厭苦。甕牖桑樞。肘見踵決。非固窮不能。故惟明理學道。畜此身心。以天爵勝人爵而已。然習俗移人。不可不用大過之法。豁然猛省。雕文

附古 卷三
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故男子一以耕讀爲業。女子一以紙績爲工。夙興夜寐。克謹初終。咀嚼菜根。滋味自出。此明善先生之訓也。果能不愧不怍。雖貧賤患難何傷。

余與伯氏季氏。析吾君子之學。伯氏論史。季氏博物。余惟象數物理音韻六書之學。不能博聞強記。獨從悟入。差可不忘。而于經史詞章。又不肯竟釋。將合通鑑綱目本末廿一史爲一書。以編年爲經。以本末本傳爲緯。遇一事之始。則約本末附註其下。遇一人之

始。則約本傳附註其下。篇帙浩繁。心神衰憊。恐不能成。向合四世之易而闡之。名曰周易深淺說。又復被災燬稿。勉作詩文。走別路。舒性靈。不過求免庸俗。自達其意而已。自恨棗昏。汨汨半世。累苦向平。筆畊虛度。今老矣。無能爲矣。汝曹慎毋蹈我之轍。文學雖居四科之末。然不可不習。故當肆力于詩古文詞。兼才學識三者。而後立言命意。始不侔于時。學古各取筆之所近。性之所好。而趨雅避俗。則一也。浮山先生爲五地再世。學問不可枚舉。倘汝曹願析其一二。余安

何如舞蹈哉。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滿招損。謙受益。高貢自居。聞見日寡。此吾儒之大病也。汗青閣采吾宙變字變之說。以敘尤雅。采吾九章皆勾股。勾股出河圖。加減乘除出洛書諸論。以入釋疑。可以知其虛心矣。向余與子宣。有揭方問荅一書。今雖燬稿。而釋疑中如歲差曆元諸篇。亦存其略。特未全載。反覺其說不備耳。

詳寄素北書

而其廣蒐博摭。殊不可及。故聚古今之議論。

以徵我之議論。取天下之聰明。以生我之聰明。此之謂擇善。此之謂好學。

文章以傳聖人之道。明事物之理。破天下之惑。救世情之溺。爲主。無關乎身心性命天下國家。文采詞致。雖有可觀。是爲才人之文。而非學者之文也。周子曰。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貫穿經史。所以辯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楊慈湖曰。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也。許魯齋曰。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豈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初學

尚難語此。然必須識見透徹。而後縱橫由我。不爲人婢妾奴隸也。

文忠公藏書咏。五言排律百有七韻。帝京篇。七言排律百三十有九韻。自序篇。七言排律二百有二韻。皆從古未有者。此如賽寶鬪富。不避堆垛層架。而以前後次第出落之章法爲貴。間有流動處。以疏其滯重。此乃博學之詩也。無其學。無其才。斷不可強爲。曾青藜曰。一體苟長。便可頡頏古人。孟襄陽止以五言獨擅。遂稱王孟。少陵無樂府。未嘗以此減價。故當自度

所負爲何若。可兼則兼。不可兼則專。卽一體之中。其類不一。而才之得乎天者又不同。有大才。有高才。有奇才。有美才。有別才。有庸才。各極其致。無不可傳。至取法乎古人。則古人之美惡。不可不知也。浮山詩說曰。六朝組練駢麗。別爲選體。佳者不數篇。倣之者似乎適鬱。實拙滯耳。河梁十九首之後。其曹阮陶杜乎。昌黎太生割。取其莽蒼可也。太白奇放。次山朴直。東野痛快。高岑取黃初之爽健。王孟取靖節之清遠。後而元白。後而宋元。各有所長。日趨纖薄。其能免乎。七

言古。若李杜之奔騰。長吉之險激。文昌子初之峻踔。宋元至今。各有陡峭之篇。至于陶鑄莊騷。風驅電卷。猶有待焉。近體。因陳隋之比儷。而初盛以高渾出之。氣格正矣。調至中唐。乃稱嫺雅。刻露取快。則晚唐也。究當互取。寧可執一。杜陵悲涼沈厚。以老作態。是運斤之質也。錢劉皇甫之流利。義山溫許之工豔。香山放翁之朴爽。何不可以兼互用之。自然光焰萬丈。寧須沾丐殘膏。後世尊杜太過者。洩泄亦零陵香矣。不善學古人者。專學古人之疵累。徒好畫龍。見真龍。必怖而走。何怪乎。

文不一。曰諭告。曰璽書。曰詔。曰批答。曰冊書。曰制誥。曰射策。曰對策。曰表。曰露布。曰論諫。曰奏疏。曰議。曰彈文。曰檄。曰書。曰記。曰傳。曰序。曰論。曰說解。曰辯。曰原。曰題跋。曰雜著。曰箴。曰銘。曰頌。曰贊。曰七體。曰問對。曰行狀。曰謚法。曰謚議。曰碑。曰墓誌。曰哀誄。曰祭文。而所以爲文者則一也。賦不一。曰古賦。曰俳賦。曰文賦。曰律賦。曰小賦。而所以爲賦者則一也。詩不一。風雅頌既亾。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

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南北朝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曆體。長慶體。晚唐體。元祐體。江西宗派。又有選體。栢梁體。玉臺體。西崑體。香奩體。宮體。又有古詩。有近體。有絕句。有雜言。有三五七言。有半五六言。有一字至七字。一字至十字。文忠公有兩句之歌。有三句之歌。有一句之歌。有口號。有歌行。有樂府。有琴操。有謠。有吟。有詞。有引。有詠。有曲。有篇。有唱。有弄。有長調。有短調。而所以爲詩者則一也。所以

爲一者則何也。役人而不役于人則一也。

文忠公有天下名山圖三十幀。又倣諸家畫三十幀。原本俱藏泰和蕭孟昉家。汗青閣有王又逸摹本。正珠亦當請而摹之。凡畫有名家法家兩途。文忠公不惟集諸家之大成。而又集名家法家之大成。斯爲奇特。汝輩習此。先學文忠公乾筆皴。是爲上上乘。東坡子叔黨跋曰。吾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于胷中。而應之于手。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是書法亦以出自性靈者爲最也。顧于

古人用筆之處。不可不學。篆取玉筋。或草篆。得董道所云。壻匾法。始可與周伯琦伯仲。八分取漢。毋取唐。如近日鄭汝器所書是也。楷書或鍾王取態度。或顏柳歐取骨格。然必骨肉停勻。視筆所近而習之。草書必從二王入手。臨摹諸帖。而後出己之所得。蘇黃米蔡。皆學平原。而各成一家。文忠公曰。習至于手忘筆。筆忘心。而後書法始造其極。蓋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文忠公于晉唐宋書家。做之無不酷似。雙鉤草書。故多迂迴轉折。而神情露于毫髮之間。吾更見公作徑尺鍾繇楷書。奇絕奇絕。

呂東萊曰。禹不能褒繇。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天下莫移。人亦求爲公是而已。何恤不善者之惡也。

程子曰。人多慎于擇壻。而忽于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余更謂無識者擇富貴。有識者擇世德。善擇者。擇其家教之實。不善擇者。擇其務外之名。

明農先生嘗于蕪陰垂簾。題曰。卜肆尚能言孝弟。醫

方猶可立君臣。故醫士之學。非止技也。可以濟世。可以通天人。之故。余少好皇極易林太乙奇門六壬諸書。文忠公教之曰。此通幾也。通幾貴乎質測。余然後專志象數。逮後復教之學醫。初讀內經。語多不解。過庭時。文忠公偶舉一二語剖析之。頓令豁然。蓋其理至精微。書籍充棟。非一朝一夕可得而徹也。大概有六。曰運氣。曰脈理。曰經絡。曰病症。曰藥性。曰醫方。明乎此而後可與言醫。至四大家。得李念菴。方可會合。趙氏醫貫。得呂晚村。始不偏枯。勿謂古今人不相若。

也。多讀書。則識自生。多臨症。則術自出。有識則不爲人惑。不爲己惑。得術則不爲方拘。不爲時拘。不狐疑。又不膠執。蓋非易事也。汝等有志焉否乎。

呂東萊曰。凡勤學。須是出于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怠。寢食在念。然後見功。故授者不能必受者之從違。學者却能會教者之語默。

事之合乎情理者。不必師古。事之不合乎情理者。不可師古。何則。聖人者。中乎情理之節而已。

不透物情。則爲人所愚。而透物情者。亦爲人所愚。何

也。能透人之情。而不能透己之情也。不審本末。則爲事所蔽。而審本末者。亦爲事所蔽。何也。能審事之本末。而不能審時之本末也。

宋儒嘗從夜半觀未發氣象。而不知未發在已發之中。喜怒哀樂之已發也。是已發也。發而皆中節也。是卽未發也。故中者貫乎和之先後也。

周子教程子尋孔顏樂處。世人不知孔顏樂處。卽在生于憂患之中。能于憂患中尋樂處。則未有不死于安樂者也。

張子曰。天與人。有交勝之理。吾謂天人各半。但勿藉口于天。而不盡分之所當盡。勿藉口于人。而又爲分之所不當爲。

不辯是非。而妄爲之。明知是非。而私爲之。不顧是非。而公爲之。不過取便一時。及至事後。無益有損。始自悔過。不知非過也。惡也。過可改。而惡不可改。故周子曰。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噫。亦甚危矣夫。

饑夢取。飽夢與。故禮義生于富足。儒者以治生爲急。

非不安貧也。百人于此。富足者幾人乎。如皆以守死善道責之。是抱膝而死者。十人而九矣。故聖人嚴以教君子。恕以教小人。

昔者友人問于余曰。既曰必有事焉。又曰行所無事。何也。余應之曰。事所當事。有事而無事矣。故事之當否。不可不審。

陽不從陰。故盛暑而湯自涼。陰必從陽。故膏盡而火始滅。故曰陽統陽陰。不曰陰統陰陽。

邵子曰。火生于無。水生于有。蓋水有形而火無形也。

有形者成形而止。無形者遇物而成。是凡物皆其形也。夫火包乎地外而貫乎地中。盡天地之虛際實際。皆火之所在。水則行乎地上。流乎地中已耳。不見杖人翁五行尊火之說乎。然尊則尊矣。又不可不使之降而爲卑。何也。如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天地之存亡亦然。故降火升水。正所以卑相火而尊君火也。豈火有二哉。正則益。邪則損。是安可不知。

欲通神明之德。必類萬物之情。而類萬物之情。在明萬物之理。理明于此。情類于彼。是猶鏡光既明。物來

自現。不用絲髮測度審量而後知也。故當讀書以明理。歷事以明理。

貞述公昔以養身讀書擇交立志八字。訓孝節公。至矣。非養身。則書不能讀。非讀書。則身不能養。非擇交。則有損友而無益友。必不能養身讀書。非養身讀書。則交亦不能擇。非立志。則出見紛華而悅。必不能養身讀書擇交。非養身讀書擇交。則志亦不能立。四者互成。而以立志爲本。孔子曰。志于學。志于道。孟子曰。尚志。汝輩須自省。曾立志否。

高固齋端溪硯石考跋

難得者貴乎。易得者貴乎。曰貴難。猶可得矣。奚難。曰貴難而易。奚爲難而易。曰生物者天地也。用物者人也。不識不能用。不遇不能識。難矣。遇之而不識。識之而不用。不愈難乎。端溪硯石。獲識于高子。人人咸藉高子之識以爲識。讀是考而遂樂用之。非難而易乎。吾竊怪夫天地旣爲世而生此珍奇。而又祕之不使人易邁。此曷故也。嗚呼。不有好者。其誰識之。

十三母舅印譜書後

印章摹古尚矣。初苦不似。似矣。又苦不化。用古不爲古累。始稱善摹也。白文必曰做漢。朱文必曰做秦。抑知漢晉皆白文。至唐始用朱文乎。趙彥衛曰。古印作白文。後人以朱做白。相傳承之。遂謂秦先用朱文矣。今既并用。一惟所安。又何必侈口于秦漢之孰朱孰白是辯乎。顧填篆運斤。渾成爲貴。非故作爛碎漫滅爲秦漢也。吾舅氏精陽冰之四法。化今古。施奇正。一歸于大雅。誠善摹古者。蓋雅俗之辯。不獨印章爲然也。

潘殿升賦跋

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唐則律多而古少。宋更分俳體文體。體雖不同。而其所以爲賦。無異也。或侈麗閎衍。抽黃對白。極用工巧。或刻畫流動。若不經意。而出之自然合節。辭雖不同。而其所以爲賦。無異也。大抵法家嚴于辯體。才人寫心寓意。不拘拘于體是辯。而亦未嘗與體有失。奇哉潘子諸篇。又能以懸河瀉水之才。馳騁于規矩準繩之中也。昔賢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又云。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

自文。讀潘子之賦者。可以悟此二說之異而同也。

萬松六日和上瑣言跋

是非之不能無也。不由于是者之是其是。而由于非者之是其非。不知其非而妄是之。且知其非而故是之。百求其是。究使其百非終不能一是。可勝痛哉。不作是非會。差別當辯者實多。欲作是非會。涅槃心中又安用此。况乎天下之公是公非。豈私心偏見所能倒置。故入是非之中。勢必爲是非所役。立是非之外。始不爲是非所惑。此吾萬松和上言之。而云瑣也。

題王耳公像

主人扶杖奚童荷鋤

高峰妙禪師曰。紅塵堆裏學山居。寂寞身心道有餘。但得胷中憎愛盡。不參禪也是工夫。陪翁則云。人間世外總紅塵。花落花開一色春。行遍天涯餘此杖。解人原是有心人。試問主人翁作麼生道。代云。鋤得黃金如糞土。不須棒喝也相親。

題射圃看柳額

非善看。不能善息。然非善息。不能善看。是看也。屬之柳乎。抑不屬之柳乎。試問之射者。

偉夫造舟顏曰浮居屬同人題之

舉世皆浮也。復何累乎。隨在可居也。自不虛矣。蓋境可空而事不可空。身嘗動而心未嘗動。故浮者可居。居者可浮。旨哉杜子美云。出門流水住。

題餘息額

有餘貴乎息。能息益有餘。仕也。學也。惟餘而後勤。惟息而後久。

題畫

心之所思。身之所不能遇。圖而畫之。則無不可得。不

用絲髮之力。不待歲年之久。成乎頃刻。遊乎終身。夫如是。又何貧賤之足傷哉。噫。世之富貴利達者。能自知其皆畫否也。

題背面像

世界不與人分別。又何必將面孔與人較優劣。冷。吾不知其冷。熱。吾不知其熱。畱此一腔心。紙背後向空說。

又

傳神不在筆。寫照不在紙。一落筆。便不可救藥矣。惟

有背面。聽其擬似而已。

又

天下有面是而背非者。未有背是而面非者也。果有背是面非之人。吾又豈能割捨。

又

不自見其面。幸也。奈何繪之使自見乎。人見吾面。不幸也。奈何不藏之使莫見乎。天地且不可不見。而况夫地間萬類乎。須眉復何須眉。唇齒復何唇齒。忍令一見而無餘乎。

硯銘

持吾具。吾何遇。時乎來日暮。

又

以礪我志。以寫我心。

又

間于筆墨。不離不卽。以游以息。

又 甘中素見
贈有眼

既自坑出。放眼何慚。甘子見遺。陪翁亦甘。

又 呈田伯
大兄

耕情耕研。長此無倦。

又 贈素北
三弟

素守其黑。可南可北。

又 贈輔百
四弟

堅以輔志。百慮一致。

淵隨硯

遺此一片。自文忠公。中子寶之。與世流通。

環池硯

善用者時。其中不移。

博古硯

倣博古式。用磨堅力。亦在乎識。

太極硯 有眼
迴文

方異畫。陽位赤。光視白。藏備石。

三星硯

四用三位。可參。

扇硯 有眼

風轉習。視所立。惟濡墨汁。

為佟同江銘硯

不采名。但取質。細若此。真第一。

又

載此石片。來自它山。轉其所不可轉。惟佟君之心居其間。

又

火捺環繞蕉葉白面成鐘形背成月形

薪火相薄。欲傳此鐸。月光半落。上下酬酢。

又

知其白。存其赤。自不易。

為王耳公銘硯

四眼四柱橫截一池

星時聚。氣時吐。所貴乎砥柱。

為文江銘硯

剝蕉見白。可與朝夕。何異乎今昔。為文江喜得此石。

硯匣銘

非蔽其明。能藏斯行。

界尺銘

一切本直。何竭乎力。善刀而藏之。遇風雷而不變色。

陪匣銘

可以丹黃。可以墨黑。握筆以陪。天地是塞。惟圖書其

陸

有式

卷三

六



